



影印

四庫全書

文淵閣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七十七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冊目次

詩經疏義會通

圖

說

元 朱公遷撰

……………一

詩經疑問

附詩

辨

說

元 朱倬撰

……………五三二

宋 趙惠撰

詩續緒

元 劉玉汝撰

……………五七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經疏義會通
綱領
圖說上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盛嘉祐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 荃

膳錄監生臣潘大紳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三

詩經疏義會通

詩類

提要

臣等謹案詩經疏義會通二十卷元朱公遷

撰公遷字克升樂平人江西通志載其至正

間為處州學正何英後序則稱以特恩授教

官得正金華郡庠二說互異考樂平縣志載

公遷以至正辛巳領浙江鄉試教婺州改處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疏義會通
提要

州然則英序舉其始通志要其終耳是書為

發明朱子集傳而作如注有疏故曰疏義其

後同里王逢及逢之門人何英又采眾說以

補之逢所補題曰輯錄英所補題曰增釋雖

遞相附益其宗旨一也其說墨守朱子不踰尺

寸而亦間有所辨証如卷耳篇內朱子誤用

毛傳舊說以崔嵬為土山戴石公遷則引爾

雅說文明其當為石戴土又七月之詩朱子

本月令以流火在六月公遷推驗歲差謂公

劉時當在五六月之交皆足以補集傳之闕又

集傳所引典故一一詳其出處即所引舊說

原本不著其名者如衛風之趙子注為趙伯

循小雅斯千篇之或曰註為曾氏之類皆一

一考訂雖於宏旨無關亦足見其用心不苟

也書成於至正丁亥正統甲子英始取遂所

授遺稿重加增訂題作詩傳義詳釋發明以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義會通

授書林葉氏刊行之而板心又標詩傳會通

未喻其故今仍從公遷舊名題曰詩經疏義

以不沒其始焉乾隆四十四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疏義會通

元 朱公遷 撰

綱領

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

子日按

關雎之序其間有統論詩之綱領者數條乃詩大序宜引以冠經首使學者得以考焉又曰大序言之已

然亦有不滿人意處又曰或謂補湊而成亦有此理

○心之所之謂之志而詩所以言志也

惲氏曰此一節言詩之所自出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義會通

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者性之感於物而動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謂之

七情形見

音求長也 輔氏曰此一節言欲歌 舞踊出於人情之自然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

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吏反樂音洛 思息吏反

聲不止於言凡嗟嘆永歌皆是也成文謂其清濁高

下疾徐疏數之節相應而和也然情之所感不

同則音之所成亦異矣

此一節言詩之邪正係於政教之得失所謂聲音之道與

政通也輯錄孔疏云治世之政和順民述其安樂之心作歌故其音亦安樂百室盈止婦子寧止安之極也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樂之至也亂世之政乖戾民述其怨怒之心作歌故其音亦怨怒民莫不戢我獨何害怨之至也取彼諸人投畀豺虎怨之甚也國將亡民遭困厄哀傷思慕而作歌故其音亦哀以思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哀之甚也嘆馬顧之潛馬出涕思之篤也許氏曰治世之人安於居處樂於風化故發為歌聲安舒而樂易聽其聲之安樂則知其世之治究其原則以為政之和平故也亂世之人怨其上之治煩苛起其上之暴虐故發為歌聲怨恨而怨怒聽其音之怨怒則知其世之亂矣求其本則以為政之乖謬於常道故也亡國之人哀其危亡思其怨怒故發為歌聲悲哀而思遠聽其音之哀思則知其國之必亡矣推其因則以民困窮不堪故也亡國謂國雖存將必亡者也又疏云亂世謂世亂而國存故以世言亡國則國亡而世絕故不言世亂世言政亡國不言政者民困必政暴舉其民困為甚亂故不言政也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事有得失詩因其實而諷誅之使人有所創艾音興

起至其和平怨怒之極又足以達於陰陽之氣而致

祥召災和平致祥蓋其出於自然而不假人力是以

入人深而見功速非他教之所及也此一節言詩之用係如此

錄創德也艾治也何休云莫近猶莫過之也道釋曰諫其事之得則可起人善心諷其事之失則可創人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

二

逸志得失於是乎正其入人之深如此者蓋以人心同一理也諫其實而極其和平則達於陰陽而或致祥諷其實而極其怨怒則達乎陰陽而或召災其感動之速如此者亦以天地神人同一氣也詩雖出於人為而理氣感通則不假人力也達字貼動感字陰陽貼天地鬼神字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先王指文武周公成王

輯錄輔氏曰武成指周公為先王先生曰此無甚害蓋周

公行王事制禮樂若止是指風雅頌之正經經常也

女正乎內男正乎外夫婦之常也孝者子之所以事

父敬者臣之所以事君詩之始作多發於男女之間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

三

而達乎父子君臣之際故先王以詩為教使人興於

善而戒其失所以道夫婦之常而成父子君臣之道

也三綱既正則人倫厚教化美而風俗移矣此一節言聖人

推詩之用如此輯錄彭氏曰陳君東云夫婦之經者孝敬之成也蓋天下之道只從夫婦中出而夫婦之

中出只從中正中來以此氣象事親則成孝事君則成敬由是而人倫厚教化美風俗移皆出於詩之功

用也輔氏曰此一節又言文武周公成王以風雅頌之正經為教而后有此效驗始於夫婦父子君臣之

三綱而后極於天下之風俗也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

雅六曰頌興虛應反后同

此一條本出於周禮太師之官蓋三百篇之綱領管

轄也輯錄輔氏曰風雅頌者三百篇之節奏貫統於是而無所遺故曰綱領賦比興者三百篇之體

製實出於是而不能外故曰管轄通釋云詩有六義如網之有綱如衣之有領如車之有管有轄管與轄

輅同車輅端鐵也轄與轄輅同車輅頭鐵也四者皆機要之所在也然綱領之用在網與衣之工則風雅

頌之比也管轄之用在車風雅頌者聲樂部分之名

之中則賦比興之譬也風雅頌者聲樂部分之名

也輯錄風有風之詩雅有雅之詩頌有頌之詩猶軍法之部伍有一定不易之分也風則十

欽定四庫全書

五國風雅則大小雅頌則三頌也賦比興則所以製

作風雅頌之體也輯錄朱子曰周禮太師掌六詩以教國子而大序謂之六義蓋古今

聲詩條理無出此者風則闡發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朝會燕享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

歌舞之樂其所以分皆以其篇章節奏之異而別之也賦比興所以分者又以其屬詞命意之不同而別

之也彭氏曰李賢良云詩者古之歌曲其聲之曲折氣之高下作詩之始或為風為小雅為大雅為頌風

之聲不可以入雅雅之聲不可以入頌不待太師與孔子而后分也風雅頌乃其音而賦比興乃其體也

賦者直陳其事如葛覃卷耳之類是也比者以彼狀

此如螽斯綠衣之類是也興者託物興詞如關雎兔

置之類是也輯錄朱子曰凡直指其名直叙其事者賦也引物為況者比也本要言其事而

虛用兩句鈎起因而接續者興也又曰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興是借彼一物以引

起此事而其事常在下句又曰說出那箇物事來是興不說出那箇物事是比如南有喬木只是說漢有

游女其衷腰廟君子作之只說箇他人有心子忖度之皆是興體比體只是從頭比下來不說破與比相

近却不同又曰興體不一或借眼前事說起或別將一物說起如唐詩尚有此體如青青河畔草青青水

中蒲皆是借彼興起其詞非必有感有見於此物也

有將物之所無與起自家之所有有將物之所有與起自家之所無前輩都理會這蓋衆作雖多而其聲

箇不分明如何說得經本指音之節奏作之體不外乎此故太師之教國子必使

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輯錄語錄三經是風雅頌是賦詩底骨子賦比

欽定四庫全書

興却是裏面橫串底都有賦比興故謂三緯今按風雅頌之中各有賦比興蓋緯在經之內也經緯之分

如此孔頴云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詞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

彼三事成則凡詩之節奏指歸皆將不待講說而直

可咏吟以得之矣輯錄節奏應聲音之節謂風雅頌也指歸謂詩之音意歸趣應製作

之體謂賦六者之序以其篇次風固為先而風則有賦比興矣故三者次之而雅頌又次之蓋亦以是三

者為之也然比興之中螽斯專於比而綠衣兼於興

兔置專於興而關雎兼於比比此其例中又自有不同

免置專於興而關雎兼於比比此其例中又自有不同

者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

此一節言詩各有體而東

又凡例也蓋斯四句皆是比綠衣則前二句為比又

引起後二句也免置以肅肅糾糾相呼而已關雎取

摯而有別之意則人與物又相似也輯錄朱子曰此

與之中各有兩例與有取所與為義者則以上句形

容下句之情思下句指言上句之事實有全不取義

者則但取一二字相應而已要之上句全虛下句常

實則同也此有繼所比而言其事者有全不言其事

者學者隨文會意可也許氏曰語錄闕雖麟趾皆足

與而兼比就雖近比其體却只是典且如關雎實事

本是興起得到得下面說窈窕淑女是入類說實事

蓋興是以一箇物事貼一箇物事說上文與而起下

文便接說實事如麟趾之下文便接說振振公子一

箇對一箇說蓋公本是箇好底人子也好孫也好族

人也好譬如麟趾也好定也好角也好比却不入題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義會通

六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

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風刺之風
福鳳反

風者民俗歌謠之詩如物被風而有聲又因其聲以

動物也上以風化下者詩之美惡其風皆出於上而

被於下也下以風刺上者上之化有不善則在下之

人又歌詠其風之所自以譏其上也凡以風刺上者

皆不主於政事而主於文詞不以正諫而託意以諫

若風之被物彼此無心而能有所動也

此一節言風

然惟上以風化下一句可兼正變言下以風刺上而

後則止可以論變風耳大序此意皆以歸之正風其

固未然也輯錄王氏曰主文譎諫有與入之道故曰

風金履祥曰風刺之風只作平聲讀意好風王者

之聲教也又上行下效謂之風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

變雅作矣

先儒舊說二南二十五篇為正風鹿鳴至菁莪二十

二篇為正小雅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為正大雅皆文

武成王之詩周公所定樂歌之詞邶至豳十三國為

變風六月至何草不黃五十八篇為變小雅民勞至

召旻十三篇為變大雅皆康昭以後所作故其為說

如此國異政家殊俗者天子不能統諸侯故國國自

為政諸侯不能統大夫故家家自為俗也然正變之

說經無明文可考今姑從之其可疑者則具於本篇

云此一節又言變之所以變者如此輯錄通釋曰詩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義會通

七

有意於為正為變後人此而觀之遂有正變之分所以正風雅為文武成王時詩變風雅為康昭以後所作而邠風不可以為康昭以後之詩也大抵就各詩論之以美為正以刺為變猶之可也若拘其時世分其篇帙則其可疑者多矣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咏

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風福反

詩之作或出於公卿大夫或出於匹夫匹婦蓋非一

人而序以為專出於國史則誤矣說者欲蓋其失乃

云國史紬繹詩人之情性而歌詠之以風其上則不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

唯文理不通

孟掩也紬繹推尋亦皆如治絲之尋引其端緒也輔氏曰序云吟咏情性

只是言作詩之人今乃云紬繹詩人之情性故以為

文理不通又小序中多有陳古刺今之說亦恐因此

所謂達於事變懷而考之周禮太史之屬掌書而不

掌詩其誦詩以諫乃太師之屬瞽矇之職也輯錄周禮春官

太師下大夫二人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文之

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教六詩瞽矇掌誦詩掌九德

六詩之歌以從太師注疏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為之命其賢知者為太師教之詩教瞽矇也無目瞽謂之瞽有目瞽而無見謂之矇以其無目無所親見則心不移於音聲故不使有目者為之也故春秋傳曰史為書瞽為詩說者之云兩失之矣此一節指作變風變

雅之人而其說之誤如此輯錄朱子曰周禮史官如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其職不過掌書無掌詩者不知明得史之達于國史其事周禮禮記中史並不掌詩左傳說自分曉以此見得大序亦未必是聖人做也

○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

義先王之澤也

情者性之動而禮義者性之德也動而不失其德則

以先王之澤入人者深至是而猶有不忘者也輯錄黃氏

曰止乎禮義喜怒哀樂之中節者然此言亦其大槩有如此者其放

逸而不止乎禮義者固已多矣此一節專主變風言謂變而不失其正也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

而其說之不倫如此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所謂上以風化下此一節又言風之所以為風者如輯錄王氏曰風之本於人君一人之躬行而其末見於一國之事

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

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形者體而象之之謂小雅皆王政之小事大雅則言

王政之大體也此一節言雅之所以為雅者如此而朱子不從其詳見小雅篇端輯錄或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

十

問大序言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折衝為卿
鄰衛何如朱子曰詩之樂也亦如今之歌曲各不
同衛有衛音鄭有鄭音抑有抑音政詩有鄭音者謂
之鄭有抑音者謂之抑若夫大雅小雅則亦如今之
商調宮調作歌曲者亦按其腔調而作耳大雅小雅
亦古人作樂之體格按大雅體格作大雅按小雅體
格作小雅非是做成詩後旋相度其詞目為大雅小
雅也孔氏曰小雅所陳飲食勞勩賜與伐伐皆小市
也大雅所陳受命作周代殷繼代荷先王之福祿尊
祖考以配天醉飽德求賢用士皆大事也詩體既
異樂音亦殊至於變雅則由音體有大小而不復由
政事之大小矣嚴氏曰以政之大小為二雅之別驗
之經而不合竊謂雅之大小特以其體之不同耳蓋
憂柔委曲意在言外者賦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
事者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為雅之大雅乎風之
體者為雅之小雅吟吟鹿鳴食野之苹便會得小雅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告反

頌皆天子所制郊廟之樂歌頌容古字通故其取義

如此此一節言頌之所以為頌者如此解嚴氏曰

業垂統而授之子孫者也今也德積而至于配天功
積而至于太平作頌者美盛德之形狀歌其成功偏
告神明所以報神恩也此解周頌也詩三百皆周詩
也魯商頌附焉耳疏曰商魯之頌則異於是商頌雖
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建其生時之功正是先
後頌德非以成功告神其體異於周頌也魯頌諫德
武功德德如變風之美者耳又與商頌異矣彭氏曰
武德不可見也故美其形容成功不可忘也故告于

神

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

輯錄朱子曰關雎是樂之卒章故曰關雎之亂

楚辭亦有亂曰是也自關雎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

大雅始清廟為頌始所謂四始也詩之所以為詩者

至是無餘蘊矣後世雖有作者其孰能加於此乎邵

子曰刪詩之後世不復有詩矣蓋謂此也

此二句總結上文一

國之事以下○大序言詩之統體最為詳備而其言
有得失學者所宜先講也故首明之以明三百篇之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

上

大音輯錄朱子曰所謂無詩者非謂詩不復作也但
謂人可不取耳故康節云自從刪後更元詩非果無
詩蓋三百篇之義可以與觀羣怨正得失動天地
厚人倫美教化其音深矣後之所以不及故也

書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

無虐簡而無傲

夔舜臣名胥子謂天子至卿大夫子弟教之因其德

性之美而防其過

直寬剛簡德性之美也然過於直則絞急過於寬則柔懦過於剛則虐過於簡則傲樂以和之則無太過之病者也

金履祥曰自直而溫至簡而無傲教胥子之事詩言

然教胥子亦以樂也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宮最濁而羽極清所以協歌

之上下律謂十二律黃鐘大呂太簇音夾鐘姑洗音洗

仲呂蕤賓林鐘夷則南呂無射音亦應鐘黃最濁而應

科清又所以旋相為宮而節其聲之上下五音已有清濁高下

而一音之中又各有清濁高下蓋黃鐘之管九寸以

次而短至應鐘而極止四寸七分而已以此節五音

則長者重濁而舒遲短者輕清而剛疾也將錄陳氏

曰歌永言者言之不足而永歌之也聲依永者五聲

依傍於永言之歌而見也律和聲者又以十二律而

和此五聲也朱子曰詩之作本言志而已方其詩也

未定四庫全書詩經正義會通

則樂乃為詩而作非詩為樂而作也詩出乎志者也

詩者其本而樂者其末也又云五聲所屬宮上音商

金音角木音徵火音羽水音故宮絃用八十一絲商

絃用七十二絲角絃用六十四絲徵絃用五十四絲

羽絃用四十八絲以數之多少為尊卑故曰宮商角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此一條見教人之道以

詩為本朱子引之以明詩之用輯錄朱子曰金鐘鐃

也石磬也絲琴瑟也竹管簫也匏笙也土埙也革鼓

鼓也木祝敔也蔡氏曰人聲既和乃以其聲被之八

奏之朝廷郊廟而神人以和

周禮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說見大序

以六德為之本

中和祗庸孝友

輯錄此六者本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方樂德教國子而言也輔氏曰中和

以六律為之音

六律謂黃鐘至無射六陽律也大呂至應鐘為六陰

律與之相間故曰六間又曰六呂

輯錄周禮六陰律為六間不言六陰律者陽

其為教之本末猶舜之意也

德立於中為之律除也本律和於外謂

之末太師以詩為教而必本諸六德猶后夔以樂為

教而全其直寬剛簡四德也朱子引之亦以明詩之

也

禮記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

以觀民風或周時也而邶鄘以下无正風焉意當時未或有之但善可為法者无過二南矣十二國經有

正變詩有不必存也至若變風中有美者則又可喜而不容刪去矣詩足以觀民風則可因其俗而施政

則三條次第當然輯錄鄭氏曰五年者虞夏殷之制也周則十二年一巡狩見前序

論語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前漢禮樂志云王官失業雅頌相錯王官失業謂天子之樂官不能

掌其樂也孔子論而定之故其言如此輯錄朱子曰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

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

歸而正之史記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

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孔穎達曰按書傳所引之

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疏義會通

馬遷之言未可信也愚按三百五篇其間亦未必皆

可施於禮義但存其實以為鑒戒耳孔子自言其正樂如此朱子引

之以見聖人論定之功蓋禮記所言乃成周時詩此

條以後則自三百五篇言之矣輯錄程子曰虞之君

臣迭相廢和始見於書夏殷之世雖有作者其傳鮮

矣至周而益文人之怨樂必形于言政之美惡必有

刪美至夫子時所傳者多矣夫子刪之得三百篇可以垂世立教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弟子記孔子雅素之言如此朱子引之以

見詩為教人之常法輯錄朱子曰雅言也詩以理情

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

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訓詁而已也

○嘗獨立鯉趨而過庭子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孔子之教伯魚如此朱子引之以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

輔氏曰詩本人情故物理故學之者事理通達其為

教溫恭敦厚使人不致不詐故學之者心氣和平市

理通達則無昏塞之患心氣和平則無躁急之失此

所以能言也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人情其言易曉而諷詠之間優柔浸漬

又有以感人而入于其心故誦而習焉則其或邪或

正或勸或懲皆有以使人志意油然而興起於善而自

不能已也孔子末言為學成功之序而此一節言學

之效驗輯錄游氏曰學詩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如

觀天保之詩則君臣之義修矣觀棠棣之詩則兄弟

之愛篤矣觀伐木之詩則朋友之交親矣觀采芣苢

之風則夫婦之經正矣昔王褒有至性而弟子至

於廢講藝義則詩之興發善心於此可見矣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

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輯錄朱子曰入倫之道詩

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

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孔子勉人學詩如此朱子引之既

學之先務輯錄語錄問詩可以觀論語集註考見得
失是自己得失否曰是考見事迹之得失因以警自
已之得失又問可以怨集註云怨而不怒是如何曰
詩人怨詞委曲柔順不怨地增釋輔氏曰論語之論
及詩者多矣而惟此章為備反覆周悉無一或遺學
者苟於此而盡心焉則有以成發其志意而為善不
懈有以考見其得失而於事無憾和而不流則得澤
居之道怨而不怒則盡人情之微以至事父事君則
於人倫之際各盡其道多識於鳥獸草木
之名則可以為博物洽聞之君子也矣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輯錄如正風雅頌等詩惡

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輯錄如變風等詩其用歸於使

欽定四庫全書

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輯錄情性是貼思正是貼然無邪思無邪是心正意誠

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而言

則未有若思無邪之切者輯錄黃氏曰直指非微婉全體非一事就人心之思

而言其無邪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曰直指全體

以盡蓋其義孔子舉詩中之一句以蓋三百篇之義朱子引之以明學詩之要輯錄思無邪

者非謂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亦謂彼雖以有邪

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而讀之則彼之自狀其

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者是則不能無病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白圭大雅抑之五章也學者有得於詩之一節亦聖人所取朱子引之以明詩之

用但綱領所裁皆論三百篇之全體如關雎樂而不

淫與女為周南二章皆不與故輔氏以為此條當去

今從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

雖多亦奚以為學詩者不能推而用之則學之雖博亦非聖人所取朱子引之亦以明詩之用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

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樂音洛好去聲

欽定四庫全書

子貢蓋自謂能無諂無驕者輯錄朱子曰子貢姓端木名賜諱平屈也驕矜

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

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幾乎富

之外故以二者質之夫子夫子以為二者特隨處用

力而免於顯過耳諂與驕在外而可見故口顯過故但以為可蓋僅

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又言必其理義渾然全體貫

徹實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富則安處善樂循理而

不自知其富然後乃可為至爾樂與好禮是聖人之正矣輯錄輔氏曰心

廣體胖者指其樂之象安處善樂循理者論其好

禮之實通釋曰隨貧富而用力自守則不能令體貴

微也無端無端免於顯過則不能理義渾然也是蓋為貧富而自守固於貧富之中者也故樂與好禮者則中禮義渾然根於其心流行發見於日用之間其貧也但知自樂而不知今之為貧其富也但知好禮而不知今之為富所謂全體貫徹也是其自始至終此心之理不為貧富而增損存已乃超乎貧富之外也者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所之謂與

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浮去聲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

而復磨之治之之功不已而益精也子貢因夫子告

以無詭無驕不如樂與好禮而知凡學之不可少得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義會通

而自足必當因其所至而益加勉焉故引此詩以明

之輯錄朱子曰子貢舉詩之意不是專以此為貧而樂富而好禮底工夫蓋見得一切事皆合如此不

可安於小成而不自勉也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此章因論處貧富之道而知其

為學之皆然足子貢善於學詩如此朱子引之以明學詩之法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

倩七練反盼普覽反絢呼縣反

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

子曰繪事後素繪胡對反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

事後素功是也蓋先以粉地為質而後可施以五采

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以文飾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義會通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猶發也

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

此章因論詩而知文質之先後又為學之末朱子曰

夏善於學詩如此朱子引之亦以明學詩之法蓋學詩者不可泥於章句而不知言外之意也輯錄子貢

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此所謂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是也夫子皆言始可與言詩已矣是

亦進而教之之道也通釋曰此引論語言詩凡十章而皆不仍其先後之次朱子於此得無意乎切以淺

見推之雅頌各得其所一章首明三百篇之定體也詩體之音節既定則可學矣故次兩章記夫子常以

詩為教也既學則必有成效如所謂興觀羣怨之類是也故以此二章次之然學貴乎知要善讀詩而有

得雖思無邪之一言白圭之一章用之有餘不善者雖三百其篇而無用也故此三章又次之若子貢子夏之問答又皆得詩人意外意者故以此二章終焉但未知朱子之意然否

咸丘蒙問曰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孟子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

卷一

程子曰舉一字是文成句是辭愚謂意謂已意志謂詩人之志逆迎之也其至否遲速不敢自必而聽於彼也此言詩當求大意而不當泥於文辭朱子引之以明說詩之法輯錄朱子曰魯偏也率循也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蓋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已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而無遺種矣惟以意迎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又曰逆是說詩要一意逆志是為得之逆者等待之意謂如前途等待一人未來時且須耐心等待自有時也未來其心急切又要逆前尋求却不以意逆志是意以意逆志也如此只是率古人言語入自家意之

中來終無益張子曰知詩莫如孟子以意逆志讀詩之法也

程子曰新字伯淳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長言之

詠歌之所由興也其發於誠感之深至於不知手之舞

足之蹈故其入於人也亦深古之人幼而聞歌誦之聲

長而識美刺之意故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

尚不知詩之義後學豈能興起乎此言詩之為詩自然感人情性如此而詩

學之興廢乃善心興起與否之由也朱子引之以明學詩之效○又曰興於詩者吟詠

情性誦暢道德之中而歌動之有吾與點也之氣象此言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

卷一

學詩而得其道則自可見詩之能感乎人朱子引之亦以明學詩之效輯錄輔氏曰讀詩者吟詠其情性使人意沉浸舒快於道德之中有所慕樂而動蕩鼓舞之直與曾點浴沂風雪之氣象一般方能有益○又

曰學者不可不看詩便使人長一格此專勉人學詩朱子引之既足以見

學詩之功效又足以見詩為學之先務輯錄輔氏曰讀詩則能興起自家本然之情性自然便使人長進得

一格格猶樣也○以上三條又見詩之功用如此

張子曰名載字子厚置心平易然後可以言詩涵詠從容則

忽不自知而自解頤矣若以文害辭以辭害志則幾何

而不為高叟之固哉此一係亦言學詩之法輯錄從容舒緩貌解頤笑也語出匡衡傳

○又曰求詩者貴平易不要崎嶇求合蓋詩人之情性
溫厚平易老成令以崎嶇求之其心先狹隘無由可見
此一條亦言學詩之法輯錄葉氏曰詩人情性溫厚而
無刻薄平易而無艱險老成而無輕躁若以崎嶇狹隘
之心安能見得詩人寬平廣大之意○又曰詩人之志至平易故無艱險
之言大率所言皆目前事而義理存乎其中以平易求
之則思遠以廣愈艱險則愈淺近矣此一條亦言學詩之法也輯錄橫渠
云置心平易始知詩然解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却不
平易黃氏曰橫渠數說此知味之學觀詩之法也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義會通

上蔡謝氏曰名良佐字顯道學詩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味

以得之

愚按六義之說見於周禮大序其辨甚明其用可識

而自鄭氏以來諸儒相襲輯錄葉氏曰不惟不能知

其所用反引異說而汨陳之輯錄叶音惟謝氏此說

為庶幾得其用耳此一條亦言學詩之法輯錄所

古詩即今之歌曲往往能使人感動至學詩却無感動

興起處只為泥並去聲為緣也泥滯也章句故也明道先生善說

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

處如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
切矣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忒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
也輯錄輔氏曰思之切而不歸于正便入哀傷淫佚去也○又曰明道先生談詩
並不曾下一字訓詁只轉却一兩字點平聲地念
過便教人省悟教平聲此一條亦言學詩之法○以
艱險膠固穿鑿而附會之也與孟子說比山意同朱子
引之以破漢唐諸儒說詩之陋輯錄葉氏曰點撥猶沾
綴拈撥也陳氏曰燕民詩首四句孔子只就中添四字
滄浪之歌只換兩斯字魯不辭費而意味無窮明道說
此意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義會通

詩經疏義會通

詩經疏義會通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疏義會通

圖說上

元 朱公遷 撰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疏義會通
圖說上

詩經大全圖

思

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夫子讀詩至此而有

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情性是貼思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其用顯於人得其正

言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正是貼無邪

邪

合於其心焉是以取之益斷章摘句云爾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疏義會通
圖說上

四始圖



朱子曰詩之所以為

詩者至是無餘蘊

矣後世雖有作者

其孰能加於此乎

邵子曰剛詩之後

世不復有詩者正

謂此也